[法]蒂奥·亚德利奥 著
徐晓红 译
广东人民出版社

我，奴隶与情人

——杜拉斯最后一个情人的自述

Cet-amour-là
Yann Andréa



655.6=536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CHINA



CHI RS

2000
K836.655.6=536
1-2
2、

我，奴隶

最后一个情人的自述



3 0272 8237 9

CHINA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,奴隶与情人:杜拉斯最后一个情人的自述/(法)雅恩·安德烈亚著;彭伟川译. – 深圳:海天出版社,2000.1

(西方畅销书译丛)

ISBN 7 – 80654 – 124 – 1

Ⅰ.我… Ⅱ.①雅… ②彭… Ⅲ.杜拉斯,M.(1914 ~ 1996) – 文学传记 Ⅳ.K835.65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56127 号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)

http://www.htph.com

责任编辑:胡小跃　　封面设计:张幼农

责任技编:卢志贵　　责任校对:陈　军

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

深圳市建融印务有限公司印刷　海天出版社经销

2000 年 1 月第 1 版　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mm × 1168mm　1/32　印张:7.625

字数:130 千　印数:1—5000 册

定价:13.50 元

版权登记号:19—1999—168 号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.ertongbook.com

CHINA

献　给

卡西娅，德里尔街的第一个年轻女读者

CHINA

1 我，奴隶与情人
——杜拉斯最后一个情人的自述
170 后记
172 关于杜拉斯
185 关于雅恩
201 关于本书
214 雅恩访谈录
232 杜拉斯生平与著作年表
236 编后余墨

CHINA

Yann Andréa

Cet Amour – là

© Société nouvelle des Éditions Pauvert, 1999.

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 du
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

本书由法国波韦尔出版社授权出版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CHINA

我想谈谈 1980 年夏到 1996 年 3 月 3 日这十六年当中的事。谈谈我跟她共同生活的那些岁月。

我说的是“她”。

我总是难以说出她的名字。我无法说出她的名字。除非写出来。我从来不曾以“你”称呼她。有时，她希望我这样称呼她，希望我以“你”称她，希望我叫她的名字。但我叫不出来，这个名字无法从我嘴里说出来。对她来说，这是一种痛苦。我知道，我看出来了。然而，我没有别的办法，我想，我可能不小心以“你”叫过她两三回。我看见她露出了笑容。孩子般的笑容。一种出自内心的欢欣。要是我一直跟她这么亲近那该多好！

我叫不出她的名字，我想是因为我首先读到这个

CHINA

名字，看到这个名字看到她的名和姓。这个名字马上把我迷住了。这个笔名。这个化名。这个作者的名了。总之，我喜欢这个名字。我永远喜欢这个名字。

事情就是这样。

我第一次读她的书是在卡昂①，我在那个城市学哲学，马莱伯中学法国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。我读的是《塔吉尼亚的小马群》。当时，我和克里斯蒂娜·B和贝内迪克特·L同住一个套间。我是在套间里发现那本书的。书是贝内迪克特的。我是偶然看到的。它被扔在地上，混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书中。这是一种一见钟情。我开始喝苦康巴利酒。我只喜欢喝这种酒。在卡昂的小酒吧里，要找到康巴利酒可并不容易。

所以，初次相遇就是《塔吉尼亚的小马群》。第一次读，第一次喜欢。后来，我抛开了一切，抛开了所有别的书：康德、黑格尔、斯宾诺莎、斯丹达尔、马居斯和别的哲学家或作家的书。我开始读她所有的书，所有的书名，所有的故事，所有的文字。

作者的名字越来越使我心醉神迷。我亲手把她的名字抄在一张白色的纸上。有时，我试着模仿她的签名。

什么时候见到她的真面目的？我记不清了。我忘

---

① 卡昂：法国城市，在法国西北部。

CHINA

了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她的照片的。

我扔下了所有别的书，只读她的作品。这个作者，我对她一无所知，我并不认识她。谁也没有跟我提起过这个名字。然而，我从此以后再也离不开她了。这已成定局。我是一个真正的读者：我立即就爱上了她写的每一个字，每一个句子，每一本书。我读了又读，把书中的句子完整地抄写在纸上。我想成为这个名字，抄她所写的东西，让自己模糊不清，成为一只抄写她的文字的手。对我来说，杜拉斯成了文字本身。

我喝着康巴利酒。

在我所读的东西和我这个人（我现在还是这样）之间，有一种神奇的巧合。在她和我之间，在杜拉斯这个名字和我，雅恩之间，有一种巧合。

读她的书是孤独的。我无法跟任何人谈她的书。我怕谈她的书。要是遭到别人的嘲讽怎么办？要是别人不喜欢，或不怎么喜欢，或喜欢得不够，那怎么办？所以，我宁愿缄口不语，把话留在心里，接着读她的书。独自读，躲起来读，羞耻地读。

我已经想把她留给自己了，我已经想保护她了。她已经跟我在一起，但她本人还不知道。我是一个读者。第一读者，因为我喜欢她写的所有文字，全部文字，毫无保留。“杜拉斯”这个由三个字组成的名字，我全身心地爱它。它刚好落在我头上。我再也没有离

开她，我无法离开她，永远也不能，她也同样。

当时我还不知道，故事其实已经开始了。

1975年，卡昂的“吕克斯”电影院在放《印度之歌》。电影放完后，她来参加一场讨论会。当时，导演习惯前来与公众交谈。必须组织一些讨论。我想买一大束鲜花，但又不敢买。我害羞。怎么在座无虚席的大厅里献花？怎样才能对付那些讥笑嘲讽和插科打诨？我没有买花。我口袋里有一本《摧毁吧，她说》。我想要一个签名。灯光重新亮了起来。她出现了，她穿着电影制片人送给她的那件栗色的皮背心，穿着那条大家都熟悉的鸡爪状花纹的裙子，脚蹬威士顿式的高帮皮鞋。那条裙子她一穿就是二十年。那件背心，她后来给我穿了，是借给我穿的。那件背心质量很好，是软皮的。

“雅恩，我不能离开它，我不能把它给你。我太喜欢这件背心了。我很乐意借你几天，好让你跟我一起出去。”

这是几年后她对我说的话。

我坐在第一排，就在她对面。我提了一个问题，我弄糊涂了。她笑了，帮助我，好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，并且作了回答。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。我什么都没听见。我看到她站在那里，面对座无虚席的大厅，我都替她害怕。怕人们不喜欢这部电影，不喜欢《印度之歌》。好像这有可能似的，好像这事会发生一

CHINA

样，好像人们会伤害她一样。我看见她感到痛苦了。对她来说，这不仅仅是一部电影。她喜欢这部电影，就像这部电影不是她拍的似的。她发疯似的爱上了这部电影，爱上了副领事的叫喊，爱上了德尔菲娜·塞里格①，爱上了安娜－玛丽·斯特莱泰② 的红裙子，爱上了卡洛斯·达莱西奥③ 的探戈。她绝对喜欢《印度之歌》，喜欢布洛涅森林边上，印度边缘那座破败的宫殿。加尔各答就在这里，在法国。我看见他了，我看见她了。她怕别人破坏这些形象、这些文字和这一音乐。我害怕但我想给她献花，但愿大家都保持沉默。但愿就我一个人在这家电影院里。看《印度之歌》。就她和我。

问答结束了。还有十来个大学生围在她身边。我掏出《摧毁吧，她说》请她签名。她签了。我对她说："我想给您写信。"她给了我她在巴黎的地址。她说："您可以照这个地址给我写信。"然后又说："我渴了。我想喝杯啤酒。"我们就到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酒吧去。她喝了一杯啤酒，然后说："我要回特鲁维尔去了。"几个年轻人陪着她。她上了一辆小汽车，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开的。她把我扔在卡昂火车站对面的那家叫做"出发"的小酒吧里。我和其他人在一

① 德尔菲娜·塞里格：法国著名女演员。
② 安娜－玛丽·斯特莱泰：《印度之歌》中的人物。
③ 卡洛斯·达莱西奥：法国演员。

起，还有几个人留下来喝咖啡。我口袋里有一本《摧毁吧，她说》，上面有她的签名和地址：巴黎，第六区，圣伯努瓦路五号。

故事开始了。第二天，我就写了一封信。以后便再也没有停止过。我一直在写。信很短，每天写好几封。有时，我几天不写，然后又开始写。我新写了一封信，但我从来不看自己写的东西，我立即把信寄走。我不想留着它。我给她寄了几箱信。我不期望回信。没有回信可等。我什么都不等。但我在等待。我继续按那个地址写信。那条马路我并不认识，那个套间我并不熟悉。我甚至不知道这些信她是不是都看了。我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。我给这些书的作者写了几句话。那个女人，《印度之歌》放完后我在电影院里见过她。

让娜·莫罗① 歌唱那场传奇式的爱情。我买了唱片。我别的不听，只听这张唱片。只听莫罗的声音和卡洛斯·达莱西奥的探戈。我被迷住了。我也跟着唱。我不等待她的回信，然而，我还是希望她能回。希望她会回，希望她会给我写信。没有回答。没有。哪怕写一句亲切的话，礼貌礼貌也好，比如说“感谢您”，“我非常高兴收到您的信”之类。没有。没有任何回音。写几句亲切的话，礼貌的话，这不是她的风格。

---

① 让娜·莫罗：法国著名女歌手。

CHINA

决不。我应该知道这一点，因为我读了她的书。我让自己天真的这样想：总有一天，她会给我写一个字的。

我继续读她的书。别的书我一概不读，我放弃了任何别的活动。我不再上课，我什么都不干。我天天晚上喝威士忌。我换了套间，现在跟贝内迪克特·L和帕特里克·W住在卡昂的欧仁－布丹街，就在墓地对面。帕特里克和我都喜欢贝内迪克特，她却不想再见到我们。她和弗朗克·L一起准备文科教师的资格考试。我们有时在套间里遇到弗朗克·L。我们不喜欢他，他也不喜欢我们。贝内迪克特不再和我们深夜去“穆卡”喝强身的杜松子酒，听朱里奥·伊格莱西亚的《你也没有改变》和阿达莫的《下雪了，你今晚不来》了。她变得严肃认真起来，很用功。她一举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，找了丈夫，有了孩子和一幢漂亮的房子，在那段时间里，她不想再看到我们，不想看到我们，也不想看到克里斯蒂娜和帕特里克。那个在我之前阅读杜拉斯的作品，买了那本《塔吉尼亚的小马群》的女人，那个黑头发的姑娘不想再见到我们了。她会继续读杜拉斯的书吗？她还会那么爱我吗？为什么不？这并非不可能？

我则继续写信。圣伯努瓦路五号。总是没有任何回音，一个字都没有。后来，1980年，她寄给我一本

《坐在走廊里的男人》。这是第一次碰到：我不怎么喜欢，就是说我看不懂。我寻思这个关于性的故事有什么意思。我很震惊，很落后。可怜的天真汉。我不想弄懂。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说，我不想撒谎。我不会。她马上就会感觉到的。我没有回信。我停止写信了。我收到了第二本书。书中附了几个字：我想你没有收到第一本。您又换了地址。我什么都没说，不再写信。

再后来，我又收到了《黑夜号轮船》、《奥莱丽娅·斯泰纳》和《否决之手》。

蓝色的封面，法国墨丘利出版社出的。我疯了，我喜欢得发疯。我去巴黎巴比伦路的宝塔电影院看《黑夜号轮船》。我想她一定会在放映厅里。我去剧院看克洛德·雷吉和比·奥吉埃、米歇尔·隆斯达尔、玛丽－弗朗斯所演的那出戏。我回去看了好几遍这部电影。诺伊利的情人们。我第一次去了圣伯努瓦路。我在五号前面经过。我怕遇到她。遇到她怎么办呢？说什么好？

什么都没见到。我又乘火车回到了卡昂。

终于，我得到了消息，收到了她的一封信："我病了，现在好多了，都是酒闹的，我好多了，我刚刚写完了《奥莱丽娅·斯泰纳》的电影剧本，我想其中有一段是为您而写的。"她没有说哪一段，也没有说是"巴黎的奥莱丽娅"还是《温哥华的奥莱丽娅》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